

# 太虚大师与佛教慈善

李明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继承传统佛教慈善的基础上,认为佛教慈善是近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标志,佛教慈悲精神对国家民族复兴和世界和平都有重要意义。在他一生多变的思想历程中,始终把佛教慈善作为其佛教革新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广泛参加了诸多佛教慈善的实践活动,并对孤儿教育、慈善医院等佛教慈善有所建言。太虚大师的人间净土理论为近代以来的佛教慈善事业作了新的理论补充,并在实践中充分利用新的媒介手段促进和扩大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其契理契机的慈善理念同样也蕴含了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思想,佛教慈善与佛教教育的紧密结合也构成了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新特点。

**关键词:**太虚;佛教慈善;孤儿教育;人间净土;佛教教育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1047(2011)05 - 0048 - 09

DOI: 10.3969/j.issn.1672-1047.2011.05.13

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中国的马丁·路德”,对太虚大师的研究也一直是近代佛教研究的切入点和显学,其研究重点大多放在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和人间佛教思想方面,然对太虚大师与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文章却罕有,一般也只是将其人间佛教思想进行简单介绍,系统而详实的深入研究比较缺乏。

然而问题在于,研究作为近代佛教复兴运动重要内容和新特点的佛教慈善事业时,却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太虚大师的。那么太虚大师究竟如何看待佛教慈善事业?佛教慈善在他的人间佛教理论体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他又有过哪些佛教慈善的思想和实践呢?这些思想和实践又对近代佛教慈善有怎样的影响和贡献呢?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疑问思索而成,以期丰富和饱满太虚大师以及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 一、太虚大师对慈善思想的基本判摄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随着社会文化的急剧转

型和西方宗教文化的连环渗入,天道俱变。面对佛教不堪揣测的前途和危机,一批有意志有思想的僧侣,努力改革自身的落后因素,投身于社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佛教慈善也被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与时代意义。而作为佛教革新运动领袖的太虚大师,则是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佛教慈善事业。

### (一) 慈善事业是佛教慈悲思想的必然要求

慈善,为古今中外人类共通的理念,并无时空与地区的隔阂。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慈子孝、乐善好施等思想伴随着善恶报应论,对人们的伦理生活和思想意识起到过重要的调节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历史上,宗教对慈善事业的作用可谓功莫大焉。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其理论中原本就含有的慈悲观、业报观和功德观,就与中国传统思想逐渐融合,而在民间化身为种种劝善化俗之道。佛教慈善事业古已有之,并非鲜事。

太虚大师曾在《佛法导论》中论大乘佛教以三句摄“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sup>[1]37</sup>在太虚大师的多次演讲中,也反复申明,

\* 收稿日期: 2011 - 09 - 09

作者简介: 李明,女,山东青岛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佛教史研究。

佛教构成的要素是慈悲和智慧(菩提),可见,大师始终以慈悲之心是大乘佛教理论之基础与根本。慈悲思想是佛陀说法四十九年的动机,慈悲心是“根据发慈悲心者所证悟的理之浅深而不同”,佛是“彻底证悟宇宙之真理者,彻底证悟人生之真理者”,所以佛陀所发出的慈悲,最为彻底和究竟,是为佛教“第一种要素”。因此,佛教应当形成“有组织、有训练的团体,同时又有深刻教理上的研究,又有深入浅出的向民间布教,应再进一步表现佛教的慈悲力和智慧力,以救济社会中的老幼贫病无告的弱者,此如慈儿院、养老院、平民医院等之设立”,施行佛教慈善事业<sup>[2]</sup>。

#### (二) 慈善事业是近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手段

太虚大师曾发表了一番对安徽九华佛教的感想,其中一点即为“佛教和社会隔膜”,“因为佛教和社会隔膜,往往引起社会的反感”。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他来九华途中,见到了种种难民,“均属无依无靠鳏寡孤独六根不全者”,倘若“九华全山的长老为发起人,组织孤老院,乞丐收容所,贫民教养所以救济之,则社会对于佛教的反感,必可以此而消灭于无形中也”<sup>[3]</sup>。

可见,要想复兴近代佛教,“佛教不能与广大的民众疏远”,“如果佛教失了广大群众的信仰,就如树木失了土地的凭借一样不能生长”。而不与民众疏远的办法,即为发大悲心,行今菩萨行,应当“多作救世利人的事业,使佛教在社会每个角落里都起了作用,方不致与民众疏远。令他们因此对佛教生起信仰心和拥护心”。倘若“今菩萨行的实行者,……参加文化界、教育、慈善界等工作”,“兴办救济贫病的医院、教养院等慈善事业。一地如是,各地佛教亦复如是,则佛教复兴庶乎在望”!那时,“佛教的细胞散布于社会每个阶层,全不和国家社会民众疏远分隔”。因此,“我们想复兴中国的佛教,树立现代的中国佛教,就得实现整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sup>[4]</sup>。而“赈灾、施药、创立医院、办中小学校等,皆佛法中之大乘行。此间佛教徒如能努力工作,则对社会事业必大有裨益,社会上亦必重视佛徒”<sup>[5]</sup>。

#### (三) 慈悲精神对国家民族复兴有重要意义

在太虚大师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屡次发生政

变,“实因国人缺少了公民道德的原故,故今日中国国民最需要者,即为公民道德”。这正是一种“菩萨的人生观”,一种菩萨的慈悲精神。那应该如何养成公民道德呢?最重要的一点,则“须知全国民众是同胞平等的,皆视为同胞兄弟一样”。“生起同情博爱之心以解除痛苦,而得到种种利益安乐”。由此博爱心,再“向国家社会去实行各种为全体人民谋福利之事业”,由此完成公民道德。培养了这种公民道德,也就可以实现民主社会<sup>[6]</sup>。甚至应当将菩萨行应用到新生活运动中去<sup>[7]</sup>。为此,他还专门给段祺瑞写信,建议政府“立行当以仁慈为根本”<sup>[8]</sup>,即要怀有佛教之慈悲心,“为国家与佛教着想应努力实行菩萨行”<sup>[9]</sup>。

#### (四) 慈悲精神对世界和平有重要意义

太虚大师的慈悲心是不分国界的。这种世界性的眼光同样也是近代佛教世界化的重要内容。他在《日灾祈安道场说法》一文中指出,“迩来世界各国,疫疠、刀兵、水火等种种灾祸,无处不有。自欧洲大战以来,天怒人怨,举世惶惶,几乎无日不在恐怖之中。吾中国连岁干戈,匪盗蜂起,饥馑、瘟疫等为祸尤烈”,寻此祸原,“实由众生同业所感”,“起于一种我执分别”。因此,要想求强富,救灾免祸,“非发广大心普救全世界一切国土众生不可”。救灾之方法,也只有一个——“不于国际起分别,是故世界大吉祥”<sup>[10]</sup>。可见,太虚大师认为现今人世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灾难和苦恼,都是由于无慈悲心造成的彼此互相斗争,互相杀害,直至最后国家、社会、个人,都弄到狰狞可畏、爪牙锋利。因此,“我们要救自己,以及世界人类,要先从慈悲观修起,然后才有慈悲心肠去体贴众生的苦乐,深深的感到与自己息息相通,则自然能发生大勇大用去救世人”<sup>[11]</sup>。对于“未来世界大战”的消弭,大师给出的良方的第一条即为“建设以仁慈为本,由人养成人德的人生观,打破以战争为本,由兽进为人类的人生观”<sup>[12]</sup>。

#### 二、太虚大师对佛教慈善的构想与实践

近代的佛教慈善事业倘若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佛教慈善事业的兴办也就失去了它的魅力和生命力,很容易被人与其他慈善事业所混淆,失去其

特色,从制度化宗教的发展来看是不利的。因此,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需要理论的支撑。而在其中,太虚大师的佛教慈善思想必不可少。

(一) 佛教慈善与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构想

太虚大师的一生,伴随着佛教改革事业的起伏,思想也经过了多次的反复与变化,最终才逐渐丰富起他的佛教改革运动思想体系。代表其思想变迁和佛教革新思想变化的有四篇标志性的文章,

分别是《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新论》、《建僧大纲》与《我得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这四篇文章中,太虚大师分别都有关于佛教慈善的论述。

1915年,太虚大师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希望根据佛教教理和历史开展佛教改进运动。内容包括论僧、论宗、论整理制度、论筹备进行。在整理制度品中,太虚大师主张在道区设立佛教医病院和佛教仁婴院,在省区设立佛教慈儿院。具体内容如表一所示:

表1

名称	地点	数目	说明	具体设置	所需人员及具体职务
佛教医病院	城厢	一	菩萨学五明处,有医药明。佛号医王,大士亦有药王、药上,救治病苦,众善所尚,故每道区各设一所。	仿医院造,中置一室曰方丈室,横竖均阔一丈。设一床座,供维摩诘居士示疾像。院长日为病人说法。	参学类五人,行教类五人,每所一〇人,全国共七二〇人。 施医苑主一人,主持施医院务,并为病者随机说法。由持教院主,于过十五夏苾刍中择曾卒業医学者请任之。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医师四人,分任医务,由施医院主,于具学苾刍中择曾卒業医学者,委任之。任期一年,连任无限。 医学生兼看护五人,此系参学苾刍,由各宗寺介绍,来施医苑学习医学者。五年卒業,由施医苑主,给与医学证。修业一年至四年者,亦给与修业证。至具学苾刍时,得为各寺如意寮主。若在俗时曾卒業医学者,至具学苾刍时,亦得请医师,并为各寺如意寮主。
佛教仁婴院	城厢	一	始生曰婴儿,亦曰赤子,赤子之心曰仁。菩萨有婴儿行,示同婴儿,以为主道。婴儿不幸为父母弃,收而养之,仁莫大也,故每道区各设一所。	造如幼稚园式,中亦置一佛室,行三皈礼。	纯一具戒尼,每所五人,全国共三六〇人。每仁婴苑需要苑主一人,主持仁婴苑务。由持教院主,于过十夏苾刍尼中委任之。任期十年。司事四人,乳育婴孩,教导女童,禀承苑主办理苑务。由仁婴苑主,于苾刍尼中择宜委任。任期一年,以上职务连请连任无限。
佛教慈儿院	省城	一	贫儿孤儿,衣食无靠,教育何处能受,当慈悯故,收养教之,扶植成人。仁婴及七岁者,亦收于此。欲令博大,每省仅设一所。	当建如能容千余人之学校式。应置若干教室,若干膳堂,事务厅一,内附设佛教正信总分会,及佛教救世慈济团。	纯一行教类,每所二〇人,全国共三六〇人。慈儿苑主一人,主持慈儿苑务,由持教院主,于过十五夏苾刍中,择在俗时曾卒業师范校者,请任之。任期八年,连任无限。教员十六人,分任教授儿童学课,及管理儿童等。由慈儿院主,于具德苾刍中,择在俗曾卒業自中校以上学校者,请任之。任期一年,连任无限。司事三人,禀承苑主,办理苑内事务。由慈儿苑主,于具德苾刍中委任。任期一年,连任无限。

那对这些通过佛教仁婴院和佛教慈儿院的儿童,应该如何培养,他们的出路又是什么呢?太虚

大师的构想是:

对于仁婴,开始就按照幼稚园的培养方式培

育,满六岁之后,“应已能写识一二千字”。如果这时还没有被人领养,就应该到慈儿院中。在慈儿院里的女童“晓暮在佛室中行三皈礼,星期日则弦歌祈祷”并教以各种女工,教读讲经书,及兼抚育婴孩,培养为新的仁婴院工作人员。倘若到了十五岁,“则听令认院长或抚教师为皈依师,为受优蒲夷戒或一至五,入佛教正信会”。假如过了十五岁或者已满十八岁,还没有被人领养或者婚嫁,就可以自愿“求入僧伽,资格符合,则或为代觅或听自择一得度和尚,领往尼寺”。而期间,无论是被领养还是婚嫁都是完全自由的。

对于慈儿,必须是至少已经满了七岁的孩童。其中,从七岁至十岁为初等小学级,“以初等小学之法程,分各学期教之。注重文字、算数,以诱开其知识。男女兼收,每院约六百人”。从十一岁至十四岁为二等小学级。“注重道德、实利,以造成其人格。只收男童,每院约四百人。其教科书或即用国家审定者,或由佛法僧园另编,或由院中教员自编。”期间要行三皈礼,称扬三宝之歌。这些孩童十四岁毕业后,或者“受优蒲塞戒,入佛教正信会。若自愿求入僧伽者,资格符合,由所择得度和尚,领入行教院。其余则为介绍、习为各种农工商业。若有资质聪颖、志趣高尚,更愿入各种中等高等学校者,当令具志愿书,亦可介绍令得入学,并供给以学费六年,令成国家适用人才”<sup>[13]</sup>。

1927年,太虚大师新作《僧制今论》将僧众弟子分为长老、学行、服务、尼“四众”,将信众分为皈依戒、研究、女“三众”。其中,现有的各寺院庵堂及其产业,应充“佛法僧园、持教院、行教院、宣教院、支提、梵刹、仁婴苑、慈儿苑、施医苑、预科大学、专宗大学、阿兰若(即养老堂)”,其余的则“作农修场、工修场、商修场,半作半修,为服务众之服务场。支提附设工场、商场,梵刹亦设工场”。以此让僧众遍布各行各业,在士农工商各个领域均占有一席之地,以免世人之诟病。仁婴院、慈儿院、施医苑等构想依然存在<sup>[14]</sup>。

1930年,大师又作《建僧大纲》,将僧众分为学僧、职僧、德僧三类。其中,职僧制,又名菩萨僧制,就是“修菩萨行之僧”,“全国约二万五千人之数,以五种机关摄之”。分别是“一、布教所五千所;

教职员每所一人至七人,约九千人。二、病院、慈幼院、养老院、残废院、赈济会等,教职员约七千人。三、律仪院、教理院、及文化事业等,教职员五千人。四、教务机关,办事员三千人。五、专修杂修林,办事员一千人。”相比前两篇文章,又新增了残废院与赈济会,由此可见,到此时,太虚大师构想中的佛教慈善的内容进一步得到了扩展<sup>[15]</sup>。

1940年,大师作《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表明佛教改进运动进入第四期,主张建立“菩萨学处”,“举办之文化、教育、慈善、生产各事业,就当地所宜及能力所及者,积极进行”<sup>[16]</sup>。

## (二) 太虚大师参与的佛教慈善实践

除了上述有理论体系的构想,太虚大师还亲自参与了诸多佛教慈善事业。1918年8月,宁波佛教孤儿院改组成立,太虚大师与圆瑛大师等皆任院董。1921年3月,大师任西湖净慈寺住持,着手于净慈寺的改革,“筹办永明学舍,以作育弘法僧才;设佛教慈儿院,以教育小沙弥。次第推行,百废俱兴”<sup>[166]</sup>。9月,大师到北京弘慈广寺讲经,当时北方五省旱灾严重,参与法会的马冀平等人便乘讲经会发生金卮字会,“以大师领衔通电”。而后马冀平等人办理多年,“教养灾童至三、四千人”<sup>[168]</sup>。1922年,大师返抵长沙,“与晓观等创办佛教孤儿院,即回武昌”<sup>[17]</sup>。1923年9月,日本大地震,大师会同武汉佛教徒,“发启日灾祈安会,以表救灾恤怜之意”<sup>[168]</sup>。1929年,太虚与弘一、转逢、芝峰、苏慧纯等同行,参观“转道和尚与叶青眼居士主办之开元孤儿院”,并“在泉州民众欢迎会说法,泉州佛徒迎送殊盛”<sup>[18]</sup>。1930年,参观叶青眼主办之孤儿院<sup>[164]</sup>。1933年,偕方本仁、钟益亭等,参观孤儿院<sup>[196]</sup>。1936年,大师应上海丙子息灾法会请,讲弥陀经三日<sup>[1221]</sup>。1942年,狮子山慈云寺有佛教中医慈济院发起建立,佛慈药厂的厂主来重庆筹款建厂,其中工作均由太虚大师指导协助完成<sup>[1269]</sup>。1944年,大师访军政部长,“以全国僧侣免役以事救护工作为请”<sup>[1281]</sup>。1946年,上海虹口西竺寺,创立中国佛教医院,大师任董事长<sup>[1290]</sup>。以上还仅为《太虚法师年谱》中所载之具体事件,尚不包括大师一生中所留下的大量相关著述、文字与演讲,可见佛教慈善事业在大师的一生弘法历程

中,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平常”行为。

在太虚大师一生中,弘法教教是当务之急,只大型的讲演就做过400余场,更勿论小型的说教,其足迹辗转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各国。在这些演说教化中,同样不乏与佛教慈善有关的内容,如表二

表2

时 间	地 点	内 容
1932年7月2-5日(44岁)	汉口佛教正信会	“佛说十善业道经”
1932年12月14日(44岁)	潮州开元寺	《佛法与救国》 《十善业道经大意》
1934年10月19日(46岁)	镇江红卍字会	《佛法无边》
1940年4月7日(52岁)	中正中学 维多利亚纪念堂	《菩萨行与新生活运动》 《八正道与改善人群生活》
1941年2月15日(53岁)	静芳女学	《佛教与中国女学》
1941年3月(53岁)	中央广播电台(广播) 中华大学	《出钱劳军与布施》 《菩萨的政治》

表3

时 间	地 点	内 容
1925年5月(37岁)	太原洗心社之自省堂	“佛法与孔子之道”
1930年11月(42岁)	巴县监狱	《缘成史观》
1932年9月3日(44岁)	重庆反省院(佛学组)	《人性之分析与修正》 《佛学与宗教哲学及科学哲学》
1934年9月20日(46岁)	湖北第一模范监狱	《由人至成佛之路》
1935年4月24日(47岁)	法租界第二特区监狱	《人生苦痛之根本接触》
1935年6月13日(47岁)	江苏第一监狱	《佛法的做人道理》
1946年12月7日(58岁)	首都监狱	《佛是我们的善友》

综上太虚大师所参加的佛教慈善活动,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佛教孤儿院的建设;第二,为灾难祈福;第三,教化服刑人员;第四,宣扬行善救国之菩萨行。而其中,又以对佛教孤儿院的建设献论最多,构想也最为全面。

### (三) 太虚大师对孤儿教育的构想

所谓孤儿,就是那些“丧其所抚养之父亲之赤子,而其母亲又穷困不能养育之,于是有孤儿院者代为收容,鞠教育诲而加之保护焉”。在为宁波佛教孤儿院的演说中,太虚大师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孤儿院与佛教、孤儿院与社会、孤儿院与佛教徒之间的关系。在另一篇《任孤儿教育者应具备性格之商榷》中则表达了太虚大师对从事孤儿教育的佛教徒的意见和建议。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窥见太虚大师的佛教孤儿教育思想。

#### 1. 教养结合的孤儿院

所示,即为太虚大师所进行的佛教善业与菩萨行方面的演讲。而且其中,还有一项演讲颇具特色,那就是对服刑人员的教育。如表三所示,太虚大师多次到监狱进行演讲,净化救赎受刑人员的心灵。

太虚大师兴办孤儿院,实行的是一种教养结合的办法。他“考通俗所云慈善事业,若赈灾、恤兵、保赤、济贫、施医、养老诸端,则有养无教;若办不收学费之小学校、半日学校、星期学校、夜学校诸端,则有教无养。或遍济以慈悲,未足增其智能;或稍开其智慧,未能尽其扶助”,而佛教孤儿院的建立,“对于孤儿者,衣之、食之、医之、居之,尽其慈济,俾有以遂生于现在,复授以国民教育,益其智能,俾有以自立于将来也”。如此一来,则完全发挥了佛教悲智双运之本性<sup>[19]</sup>。

#### 2. 担任孤儿教育者应具备之性格

当时的孤儿教育,让从事多年孤儿教育的太虚大师十分担忧,“其死亡率比较高”,而究其原因,则因为大多数孤儿院“不能使孤儿享受其所最不可分离之母亲的爱抚,致儿感受种种不自然或不幸之弊害”。基于此,大师认为,如何让孤儿被收

容到孤儿院中,如同“相依赖于温煦的慈母之膝下,而不失其自然之生长”,施行孤儿教育者的责任非常之大。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从事孤儿教育者应当具有以下性格:

第一,“今此三界,皆是吾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虽然从事佛教孤儿教育的人,其身已经出家,但是仍然必须对孤儿具有真挚的热情,“爱人子犹如己出者”,对孤儿的心理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和观察,“且能了解分析其童年发育中之种种自然律,与生活标准式之差变,如情绪、欲望、嗜好、冲动、易诱惑性、喜怒无常性、以及其他心理上之弱点,皆能感受之而图其完成者”。在此同情的了解之下,才可以让孤儿对自己可亲可近,而不产生距离感。

第二,具有丰富的社会常识。由于孤儿过早与社会脱离,“其与社会必少接触”,因此,孤儿教育者应当具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以及实际处理社会事业之经验以同情心”。这样,日后培养出来的孤儿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与群众相和洽也”。

第三,自律自重。儿童是最具模仿性的,儿童成长与生活环境以及大人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因此,担任“教育孤儿者之服式仪容,尤应足以示范者。平时之宜处处显示雅驯优美之形式,与夫必诚必毅之态度。通常小学教师已应注意,而尤以任孤儿教育者为切要也”。

第四,公平、公正、无偏私。要先去除偏见,给予孤儿们充分的自由和自我发挥的空间,要培养孤儿们的合作意识,要和善地指导孤儿们的生活。第五,要打破与孤儿的代沟。太虚大师特别指出,对于出任孤儿教育者的年龄,不能太大,而让孤儿们产生距离感,“必也天真活泼,适合童年游戏之生活者,当在二十以至四十也”。

总之,大师总结,担任孤儿教育者,一定要是“体慈悲之旨而具有慈母心肠者;能根据教育原理以发挥其精神;能了解分别各个孤儿之品性,而实施其教育之方针;能在孤儿中立真挚诚毅之品格为之模范;能负积极之责任,使孤儿出院后对于立身处世之原则有充分之准备者”,才能担当,这对当今孤儿教育何尝不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建言<sup>[20]</sup>。

(四) 太虚大师对慈善医院等其他慈善事业的

感想

除了上述构想外,太虚大师还对诸如慈善医院、世界红十字会、养老院等其他慈善组织都有自己的感想,从这些不多的感想中,也可以看出大师佛教慈善思想的内容与启示。

医院是佛教慈善的重要载体,救助老弱灾民,实施慈善活动都离不开医院,大师有言“世间诸苦,莫苦于病,救济之功,医药为大。佛称医王,菩萨名药王,药王虽在以法药医烦恼病而根本救济,然人身现前之病苦,尤为迫切,本佛教慈悲施诊施药为医治,岂非四众佛子当务之急哉!”设立佛教慈善医院,乃可以“适应一般贫病之需要,德莫大也”!<sup>[21]</sup>并且大师还曾专门撰文推荐过佛教名医<sup>[22]</sup>。

红十字会创立于1864年,是众所周知的遍布全球的慈善救援组织,这种有组织性的慈善机构对近代佛教慈善的兴起无疑是有启示性的。大师曾为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撰文,所言“慈善事业,所以弥天地之遗憾,济人生之厄灾者也。而蔚成世界之组织,系统之设施者,厥惟红十字会。……先培慈善根力而进入佛乘,继乘佛乘而益勤慈善之行,菩萨之道,如是如是”!<sup>[23]</sup>赞其组织的菩萨行为。

而对佛教养老院,太虚大师也曾对其中的老人们说法,劝慰他们“既然同到这儿来,同住在这儿,不必存心自己是一个养老的人,应当觉得这院就是自己家庭,对于同住这儿的人,应当作姊妹亲戚看,如此,一切口角是非的烦恼,都不会发生,而精神方面也都得到畅快安宁了。再加以每天念念念佛,求生极乐,则这念佛的心与佛的心时时相通相感,而这养老院一天一天与极乐世界接近起来,所谓托质莲华,与诸上善人俱会一处的目的,也就不远了”。<sup>[24]</sup>给这些老人精神上最大的关心和安慰。

### 三、太虚大师对近代佛教慈善之影响

无疑,上述太虚大师的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为近代佛教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近代佛教慈善事业也开始呈现出诸多新特点。

(一) 佛教慈善的新的理论基础——人间净土思想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论中,想要创造“人间净土”,而创造人间净土,要“由本人发大悲愿施舍为始”,“即大乘佛教中最初步之菩萨行为。以此为基础,经过无数时间之继续不断的力量而向上进行,则成为佛的宇宙。从此便显得每一人皆为全宇宙的,而全宇宙亦即为个人的,随举一事无不皆然,于是不离有限而皆成无限,可以长时的勇猛精进为净土之创造”<sup>[25]</sup>,可见,大慈悲心、菩萨行为,是创造人间净土的基础,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也成为创造人间净土的基本努力。

太虚大师的人生净土思想对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从此,“在人间建净土”成为佛教中广为人知的构想,由此带动的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一直影响到今天。

## (二) 新媒介手段的运用促进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程阳在《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研究》一文中指出,“(近代道教)慈善事业之所以没有其他的宗教慈善事业开展的那么如火如荼,影响深远,就是在慈善事业的开展中还是没有进行相应的媒体宣传,也没有在更大范围之内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活动中来,这是我们当今慈善事业开展中需要注意的”<sup>[26]</sup>。在这一论述中所提到的“其他的宗教”自然包括佛教在内。

近代佛教复兴的又一大特点之一,就是有一大批佛教刊物出版发行。其中,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就是太虚大师主编的《海潮音》。大略来看,它与佛教慈善之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海潮音》是太虚大师一系佛教改革家宣传其僧教育的舆论阵地,他们发表的一系列与佛教慈善相关的演讲和论文都刊登于此,收录较全;第二,《海潮音》虽然不是某个佛学院或佛教机关的刊物,却能比院刊更全面地反映出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过程;第三,《海潮音》最能反映出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大势。

同时,播音广播等新媒介也被应用为宣传佛教慈善思想的工具,利用这些新媒介进行佛教慈善事业的宣传同样影响至今,也是当今佛教慈善开展的重要手段。这既是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新特点,也是太虚大师等佛教改革家为佛教慈善运动做出

的贡献。

## (三) 佛教慈善中的爱国主义

近代中国,国难频仍,面对满目的战火和国家危机,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不免带有一种爱国主义的色彩于其中。太虚大师将慈善思想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连,这成为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又一大特点。

大师曾指出“小乘是消极自修法,大乘佛法常言慈悲,意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慈悲即积极救人救世。故处今日之中国地位,当以中国为其本位,如今日之抗战建国精神,求达中国之自由平等,非若侵略者之意,是即合于佛教慈悲心也。盖以众生之苦为苦,以抗战御外侮救今日中国人所受之灾难而免于敌人之压迫;是即慈悲心、救世心。然慈悲救世,要有方便为门,应自救国做起。故凡救国救世之兵,仍是大乘慈悲之意。”<sup>[27]</sup>这一论述解答了佛教慈悲救世与抗战救国之间的关系。

在《出钱劳军与布施》一文中,大师号召大家对爱国战争要进行“布施”。他将布施分为三种:财施、法施、无畏施,“众人有种种厄难,能解救之而使离怖畏,是名无畏施;发扬真理,宣传正义,使他人破迷成觉,除恶行善,是名法施;而财施的财,又别钱物等动产和不动产的外财,各人自身皮骨生命的内财,妻子亲属等的内外财,以之布施,均名财施”。在“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逐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在这种情况下,“在家佛徒中,亦正多大官、钜绅、富商、贵女,可视为菩萨获行布施的最良机会,尽量的大修布施功德”,以布施财力而施慈善。而出家的僧尼,“亦应各人从少吃一碗饭,少嚼一茎菜之节储,不论两角三角、一元二元的,每个人多少要有些供献,勿失却中国佛教徒竟修布施功德的最良机会,并表示我们僧徒较一般人加倍的爱国热诚”<sup>[28]</sup>。

而太虚大师为私立云栖儿童教养院的儿童们的一番讲话,更是融入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他直言“是谁使你们离却故乡跑到这块来呢?这就

是最狂悖残酷的日本人,来侵占我们中国,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的城市,来残杀我们的同胞,因此使你们亡家破产、流离奔波、抛亲割爱跑在这里来。若不是有这教养院收容你们,当这百物昂贵之际,你们是无依无靠、无技无能的小孩,跑到哪儿去安身呢?岂不都日归于灭亡吗?你们这里来,不但衣食住有了着落,还能使你们安安静静地读书,这是多么幸福!这固然是各长者善士的捐资成就,同时又是这各位职员先生的栽培,所以你们不要怠惰,务要勤学!应知你们就是将来中国的主人翁。”其情真诚恳切,在这一基础上,让这些孩童亲近佛教,“本着大乘普度的精神作人,那将来不但对于你们自己有益,就是我们的国家也会强盛起来”<sup>[29]</sup>。这时刻流露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无不让你为之动情。

#### (四) 佛教教育与佛教慈善的紧密联系

在中国传统的慈善活动中,往往注重的“救济”通常是在出现了紧急状况后才开始临时的救济活动。在近代佛教慈善活动中,已经开始突破以往的那种单纯的一时的帮助的模式。不仅有那种施粥、施衣、施棺等那种传统的慈善活动,同时也注重对受救助者的“教养问题”。教养之根本在于教育,因此,近代以来,佛教慈善总是与佛教教育密不可分。

太虚大师把佛教教育分为两项,其一,是由佛教团体来办的国民教育,设办各项小学校及民众学校;其二,为招集有中学程度的僧徒所办的僧徒教育,即各种佛学院等<sup>[30]</sup>。而前者所办佛教摄化世间之学校,其宗旨就在于“培植俗人子弟,使受普通教育,具国民应有知识,而以佛教教义涵煦其德育,完成其人格”。这种学校通常“对于贫寒子弟含有慈善作用”<sup>[31]</sup>。前文所述之佛教慈儿院等,均属于这一类。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界的一代高僧,他认为住持佛教,应靠三宝,三宝之中,僧宝第一,故大师一生以建僧为务。其核心就是他的僧教育思想,并在武院、闽院和汉院得以展开,为后世培养了很多弘法和研究人才。因此,后者所办之僧徒教育,是太虚大师整个佛教革新运动之最重点。而僧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使受教育之僧伽具有佛教教师之资格,培养出住持佛教之僧才。这些僧才分为三

类——学僧、职僧、德僧。而其中的职僧,就是为教众、民众服务的菩萨僧,也是佛教慈善事业的主要参与者。由此,佛教教育与佛教慈善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综上,太虚大师的佛教慈善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是近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综合产物,其作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导者,他的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是他人间净土思想的理论构建,为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为近代以来从“出世的”佛教到“入世的”佛教的转化迈出了重要一步,旨在建立适合时代需要的大乘佛教,影响深远。而同时,当代佛教慈儿教育的开展似也应从太虚大师对佛教孤儿教育的建言中汲取养分。当然,本文的探索还很很成熟,尚有诸多内容囿于篇幅未曾论及,还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不断补充。

#### 参考文献:

- [1] 太虚法师年谱[M].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37~290.
- [2] 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佛教会是本佛教之慈悲心和智慧心所组成的[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八编)讲演, 2002.
- [3] 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对于九华佛教的感想[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八编)讲演, 2002.
- [4] 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编)学行, 2002.
- [5] 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所希望于星洲佛教徒者[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八编)讲演, 2002.
- [6] 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菩萨的人生观与公民道德[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三编)真现实论宗用论, 2002.
- [7] 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菩萨行与新生活运动[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三编)真现实论宗用论, 2002.
- [8] 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致段执政书[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七编)酬对, 2002.
- [9] 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为国家与佛教着

想应努力实行菩萨行[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八编)讲演 2002.

[10]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日灾祈安道场说法[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九编)文丛 2002.

[11]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清凉世界[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八编)讲演 2002.

[12]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世界未来大战之救济[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五编)时论 2002.

[13]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整理僧伽制度论[G]. 太虚大师全集(第九编)制议 2002.

[14]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僧制今论4[G]. 太虚大师全集(第九编)制议 2002.

[15]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建僧大纲[G]. 太虚大师全集(第九编)制议 2002.

[16]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G]. 太虚大师全集(第九编)制议 2002.

[17]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太虚自传(二十二)[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九编)文丛 2002.

[18]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太虚自传(十六)[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九编)文丛 2002.

[19]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论佛教与孤儿院[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八编)讲演 2002.

[20]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任孤儿教育者应具备性格之商榷[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三编)真现实论宗用论 2002.

[21]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佛教中医慈济院缘起[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九编)文丛 2002.

[22]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介绍名医[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九编)文丛 2002.

[23]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第二三四届征信录序[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九编)文丛 2002.

[24]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养老慈幼之意义院[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八编)讲演 2002.

[25]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建设人间净土论[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四编)支论 2002.

[26]程阳. 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

[27]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答金中和问[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七编)酬对 2002.

[28]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出钱劳军与布施[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五编)时论 2002.

[29]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为私立云栖儿童教养院儿童训话[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八编)讲演 2002.

[30]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答华东基督教教育代表团问[G]. 太虚大师全集(第十七编)酬对, 2002.

[31]印顺文教基金会. 太虚: 议佛教办学法[G]. 太虚大师全集(第九编)制议 2002.

## Taixu Master and Buddhist Charity

LI M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Abstract:** Taixu Master is a leader in modern Buddhist reform movement, who has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He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charity, thinking that the Buddhist charity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modern revival of Buddhism, and the Buddhist spirit of compassion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revival of the nation and world peace. In his lifetime, he always puts the Buddhism chari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ddhism innovative ideas. He participated in a number of Buddhist charity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has suggestions to the Buddhism education for orphans, charitable hospitals, etc. Taixu Master's Pure Land theory made a new theoretical supplement for the modern Buddhism charity, and took advantage of new media tools to promote and expand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charity in practice. His charity concept also contains a special historical context of modern patriotism.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Buddhist charity and Buddhism education also constitutes a new features of the modern Buddhist charity.

**Key words:** Taixu; Buddhist charity; Education for orphans; Pure Land; Buddhist Education

[责任编辑: 南东求]